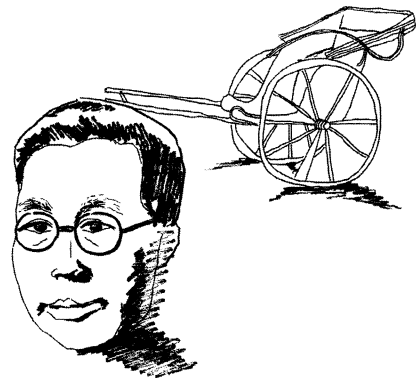


1. 長篇小說中的多種手法做批評

老舍和遲子建

作者往往會在作品中通過多種手法去對其所描寫的社會生活作倫理道德的批評。請用你選讀的作品為例，加以評點。



選評引證作品：老舍《駱駝祥子》

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

孔子曾在《論語》中和弟子討論詩歌的作用，即「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闡明了文學作品具有的干預現實、批判社會的廣泛而重要的功能。在展現生活的畫卷時，成功的小說作者往往依據內容表達的需要，慎選具有個性化特徵的藝術手法對其所描寫的社會生活做出倫理道德方面深刻的批評，這在我們所學老舍的《駱駝祥子》與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體現深刻。正如老舍曾說：我就是「想由車夫的內心狀態觀察到地獄究竟是什麼樣子」；又如遲子建所講：「我寫的鄂溫克部落，建立了很完整的生命觀、宗教觀、藝術觀，而我們所謂的現代文明卻要把這些東西全盤地化解掉，這是野蠻人的行為」。書中選用了精彩的長篇小說人物設置、結局描繪、貫穿全書之前後反差對比以及敘述中插入議論的手法，均值得一談。它們巧妙地融合在作者的創作追求中，使得兩部作品成為中國現、當代長篇小說中的經典之作。

首先值得一談的是作家通過精心設計人物的結局，來對其所描寫的社會生活中的倫理道德現象做出批判，這是一種引人入勝的好方法。如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由年屆九旬的最後一位酋長妻子「我」的自述，揭開了生活在大興安嶺密林深處的古老鄂溫克部落二十世紀百年間經歷的榮辱興衰。「我」的外孫女，也是故事的女主角依蓮娜最終的結局，引領出了遲子建對於當代中國社會中奉行的某些價值理想的反思和批判。依蓮娜身上流淌着鄂溫克民族的血液，她熱情而富有靈氣，是鄂溫克族中的第一位大學生，但是始終在山林與都市間徘徊，作者很細緻地寫出了她內心之糾結、痛苦和難以自拔。面對山林「往往住上一兩個月後，就會心煩意亂。她嫌山裏太寂寞了，和外界聯繫起來不方便」；面對城市「處處是人流、房屋、汽車和灰

論文首段

～圍繞着題目中的兩層要義：長篇小說中的社會批判／表現手法，引入兩部作品闡釋題意。

～三處引用來自名家和作者的文摘非常醒目，點題和釋題的層面因此都提高了。

論文主體段(1)

～引入作品A中女主角形象，開始第一個分論點的評析：人物結局描寫之引人入勝。

～用兩句話概述作品A的內容大要和主題指向，有必要。

～女主角依蓮娜形象的評析：她的死亡表達出了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

～對人物的心理描寫和展示，回應【評估標準C】項的要求。

～段落小結，回頭點題：歸納說出作品A的社會批判意義何在。

論文主體段(2)

～用一句話過渡，引入作品B的一位次要角色形象，對第一個分論點做出評析：人物結局描寫之引人入勝。

～用兩句話概述作品B的內容大要和主題指向，有必要。

～引入對人物小福子的評析：她的慘死結局具有的強烈控訴意義。

塵，她又覺得煩躁」。在此通過兩個不斷重複的核心動作意象「走出山林」和「走進城市」，來表現鄂溫克人在歷史演變交叉路口的苦悶彷徨心態：「沒有路的時候，我們會迷路；路多了的時候，我們也會迷路」，嘈雜繁複使人迷惑淪落的城市文明，讓他們找不到安放疲憊心靈的地方。「歷史突然加速，過去的遊戲規則，生存方式已適應不了；於是這些人出現失重，尋找不到方向。」最終，她「厭倦了工作，厭倦了城市，厭倦了男人」，在醉意朦朧中將自己交付予具有濃烈象徵意味的故鄉貝爾茨河的清流之中，永遠結束內心的掙扎。依蓮娜以自己的死敲響了對當代都市文明的警醒之鐘，指明這種文明在侵襲傳統文化和人生價值觀念的同時，完全剝奪了堅守其中人們的生存空間。面對這種入侵帶來的無可挽回的日趨衰微，作者借助書中人物之結局，發出沉痛反思中的急切呼喊。

這種對社會的批判意識，不只體現在書中主角的身上，一些出色的次要人物塑造也往往成為表達主題含義的得力媒介。例如在《駱駝祥子》中，作者講述一個三十年代舊北平窮車夫三起三落的人生悲劇，寫就一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城市貧民的血淚人生史，藉以抨擊社會的不公道。男主角祥子身邊一位貧窮車夫的女兒小福子，所佔篇幅不多卻令人過目難忘，她最後的悲慘結局向我們力證老舍作品揭露罪惡社會對底下階層人物的無情毀滅，揭示了「悲劇就是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魯迅語）。例如：儘管小福子有最溫順的性格和善良的心靈，殘酷的現實還是逼使她從事最不道德的性交易以養活家人。先是被父親賣給軍官做老婆，到頭來「只穿着一件花洋布大衫，戴着一對銀耳環」回到了大雜院。簡單的一句服飾描寫，道盡了小福子難言的辛酸。隨後為了「照應弟弟」和酒

鬼的父親，她毅然做出了「比死亡更勇敢更偉大的事」——「姐姐！姐姐是塊肉，能給弟弟吃」，她只能賣身來換取家人的溫飽。不僅承受眾人的鄙夷，甚而是親爹二強子的辱罵「天生不要臉！」只有樸實的祥子給她留下了「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來！一定來」的承諾，這無邊黑暗中的一絲生機也隨着祥子的杳無音信化成灰燼，最後實在不堪生活的重壓，狠心扔下弟弟上吊自殺。在塑造這一人物形象時，作家既不用很多語言描寫，也沒有全方位的心理刻畫，敘述重點僅集中在對小福子的神態和動作描寫上，如：等待、接客、送客、逃出「白房子」、自殺等等之上。老舍借這位被咒罵為最不道德、然而卻是最聖潔的女性小福子，以其短暫悲苦的一生以及慘被毀滅，來帶出一股巨大的諷刺和控訴這社會之極不道德、不公正、黑暗且罪惡的力量，人如何「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再把自己的同類驅逐到野獸中去」（老舍語）。對無數像小福子一樣背負着沉重道德十字架的自我犧牲之女性命運的關注，體現了作者崇高的人道主義的立場和悲天憫人的情懷。兩位作者都通過刻畫人物的悲慘結局來抒發對於社會的不滿。相同之處在於他們筆下兩位人物的個人命運都和社會環境及時代潮流緊密相關；不同之處在於：老舍所批判的是病態不公平的制度，迫使窮苦人的個體奮鬥沒有成功的可能，就像老舍總是在描寫中不時插入精闢的議論：「雨下給富人，也下給窮人；下給義人，也下給不義的人。其實，雨並不公道，因為下落在一個沒有公道的世界上。」這使得他的批判顯得更為直接和明顯；而遲子建批判的是現代文明強勢的入侵和蠻橫的衝擊，就像她在接受採訪時說：「現代人就像一個執拗的園丁，要把所有的樹都修剪成一個模式，其結果是，一些樹因過度的修剪而枯萎和死亡。」兩人的筆端都流淌着強烈的愛憎感情。

～介紹這位人物塑造的手法，回應【評估標準C】的要求。

～小結並回頭點題：歸納作品B中人物及其結局的設置帶出的社會批判意義。

～在這裏加入了順勢出現的作品A和B綜述性的比較分析：同中有異。

～順帶點出老舍善用的描寫中加插議論的手法，應題的層面更豐富。

論文主體段(3)

~進入對第二分論點的分析：前後對比反差手法的行之有效；引入作品A中的男主角為實例。

~點出作者的寫作手法特點，回應【評估標準C】的要求。

~段落小結，回頭點題：祥子形象涵括的批判現實之意義。

論文主體段(4)

~一句話過渡，帶入作品B為例的第二分論點評析：鄂溫克部落發生的各種今昔演變及其寓意。

其次，善用先後反差對比來展現筆下個體或群體的前後變化，從而帶出對社會生活的強烈批判，這是另一種最實用、最有效的技巧。在《駱駝祥子》中，祥子的前後變化給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曾經的祥子是那麼的體面而要強，如作者從外到裏寫到剛進城時候的他：「像一棵樹，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挺脫的」，健康又陽光；潛意識中認定自己活着有意義，不是「會跑路的畜生」，「視車為志願，希望，甚至是宗教」，決心乾乾淨淨做人做事。可是，在經歷了被抓丁、被敲詐、妻兒慘死的三起三落之後，老舍故事裏的祥子徹底改變了：他失望、自暴自棄、沉淪放縱，再也不抗拒金錢和性的誘惑，作者寫了他的心理、行動和神態，如：「當初咱要過強，有一丁點好處嗎？」寫他成了流落街頭的二混子，「低着頭」到處找煙蒂，「蹭」着步子走路，甚而出賣阮明來換取更多的享受，成了一個「喜歡錢被自己花掉」，「設法到更黑暗的地方去」的人。就像作品結尾總述：「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變為了地地道道「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裏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老舍通過縱向結構裏前後映襯對比的寫法，異常強烈地展示了男主角祥子的前後變化裏包含的所有憤怒的批判和深切的同情——是道德淪喪的社會徹底糟蹋了這個健康向上的青年，「苦人的懶是努力落了空的自然結果。苦人的耍刺兒含着一些公理」。

老舍的小說文如其名，寫的是「駱駝祥子」一人一生的故事，而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遲子建全方位地展示了鄂溫克整個部落群族歷史演變中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了人物的精神信仰：妮浩曾在成為薩滿後莊嚴宣誓「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神賦予的能力」讓自己的氏族「人口興旺，



馴鹿成群，狩獵年年豐收」，而尼都薩滿和妮浩悲淒的死亡「讓我們不想再看到一個新薩滿的誕生」；也包括人物的行為舉止：「以往我們遷徙的時候，總要帶着火種；達吉達娜他們這次下山，卻把火種丟在這裏了。」此外，還體現在人物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我們」曾經與山川草木同構，共浴日月星辰，「和我們的馴鹿尋仰樹林」，享受着一種詩意棲居的方式；而現在「我們」不得不大規模遷出，離開故土，走入城市。作者對運用這種對比手法展現內容曾經有這樣的解釋：「我其實是想借助那片廣袤的山林和遊獵在山林中的這支以飼養馴鹿為生的部落，寫出人類文明進程中所遇到的尷尬、悲哀和無奈。」這是她的創作初衷，是她對於流失一切的慨嘆與惋惜。對於以追逐物質與工具理性的現代文明，遲子建顯然給予了否定：「我們總是在撕裂一個鮮活生命的同時，又扮出慈善家的樣子，哀其不幸！」綜上所述，可見通過展示對比人（群）的前後變化也是表達作品批判力度的得力手法。兩位作者在運用此同一手法之中，差異之處不難看到。例如：老舍先生用的是第三人稱作者角度的描述，依照時間順敘寫出了祥子命運無可挽回的頹敗；而遲子建則通過第一人稱「我」的回顧與倒敘，由鄂溫克種族傳統文明瀕死的現實開端，步步後退，回溯寫出其如何由生命的繁盛漸次走向哀涼的今日，回憶的敘述主綫中，始終暗示着這段原始記憶的死亡宿命。

兩位年齡、性別、個人生活經歷和背景迥然不同的作家，生活的年代相隔了半個多世紀，書中描寫的社會現實環境也處在完全不同的兩個空間，但是他們同樣借助手中之筆，書寫心中對於人類生存環境的密切觀察和深刻反思，特別是對社會生活中的倫理道德做出自己的判斷，帶給讀者跨越民族的深刻見識以及跨越時空的心靈衝擊。

~展示實例之後的總括式的評點，具有提升份量的作用，帶出深入論說的色彩。

~段落小結，回頭點題；同時再次順勢帶入了兩部作品的比較分析：寫個體和寫群體；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順敘和回溯，各呈精彩。

論文結論段

~在對兩位作家和兩部作品的比較議論中，歸結全文，總體回應題意要求。

【點評】

這道論文題看起來很容易，容易因為題目具有明顯的開放特色，它不像其他許多常見的論文題，指定了要你分析某一種或是某一類特定的手法，而只要求考生論證「作者往往會在作品中通過多種手法」來完成對社會生活的描繪和某種批評。至於鎖定什麼手法？評點哪幾種？等等，都交給考生自己去決定；這道題目其實不容易，難就難在要於有限的考試時間裏，面對長篇小說精彩紛呈的眾多手法，迅速做出選定，還得講明你的選擇為何是這些而不是那些，為什麼說你的選擇是選評的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手法，此外，還得小心題目在指示作者之「批評社會生活」這個論述大方向之時，悄然劃定了一個小圈子：對社會生活中「倫理道德」的批評。社會生活可能包含的範圍很廣、很寬，但並不都適用於回應這一道論題。「倫理道德」這四個字一出，其實劃定了一個更加具體的範疇——社會人群中內在的價值理想和外在的行為準則，如果忽略了這一「細微之處」的設定，必然導致整篇文章表達的觀點在貼題程度上大打折扣，【評估標準 B】的得分，必定躍不上 4 分或以上，這是很嚴酷的事實。

可以看到以上這位考生，在回應題目中的主要含義和細微之處方面謹慎對待、穩健跟進，表達的觀點切題而且用心論證。文章的結構中，對於兩部長篇作品的引證安排勻稱均衡，段落之間的過渡和連接，非常連貫順暢。在文章幾乎每一個段落之中，都能看到考生由作品 A 到 B，或是從 B 到 A 自由靈巧地跳躍點擊、開合自如地申講評說，這正是【試卷(2) 論文】寫作非常提倡考生們應該培養和

建立的一種對於不同風格作家的作品，善於融會貫通舉一反三的認識和賞析能力，文章裏有值得大家讚賞和參用之處，值得細心領會。

【老舍】(1899-1966)

傑出的現代作家和人民藝術家。滿族，北京市人。1924 年應聘去英國倫敦東方學院教中文，並開始小說創作。老舍一生創作了小說、戲劇、曲藝、詩歌、散文等幾十部作品，多取材於城市下層居民生活，成功地塑造了各種各樣的城市市民形象。善於運用精確流暢的北京口語，從容不迫地在飲食起居描述中表現人物，有濃鬱的市井風味和北京地方色彩，詼諧、幽默、風趣的藝術風格，被譽為「語言大師」。

《駱駝祥子》1939 年出版，是其代表作品，以二十年代舊軍閥統治下的北平為背景，通過展現不同階層的生活面貌和各類人物的活動，組成一幅複雜豐富的社會圖景。故事集中描寫人力車夫祥子在黑暗社會的摧殘下，逐漸喪失生活理想，最後被迫走向墮落的悲劇，揭示了祥子的悲劇來自整個舊社會，從而控訴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黑暗和罪惡，宣告了用個人奮鬥來解放自己的夢想的破產。小說具有激憤的控訴力量和強烈的批判色彩，是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名作。

【遲子建】(1964-)

黑龍江人，是當代中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是唯一一位三次獲得魯迅文學獎、兩次獲得冰心散文獎、一次莊重文文學獎、一次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一次茅盾文學獎的作家，其獲獎文體包括散文、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等。

老舍顯然已經認定，在一個病態社會裏，要改善無產階級的處境就得集體行動，如果這個階級有人要用自己的力量來求發展，只徒然加速他自己的毀滅而已。

夏志清

大約沒有一個作家會像遲子建一樣歷經二十多年的創作而容顏不改，始終保持着一種均勻的創作節奏，一種穩定的美學追求，一種晶瑩透亮的文學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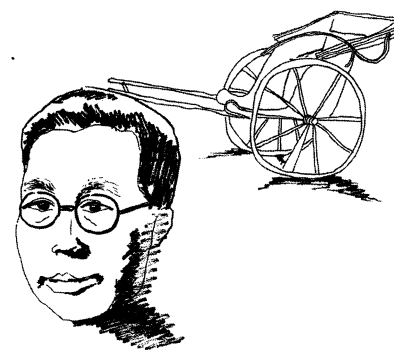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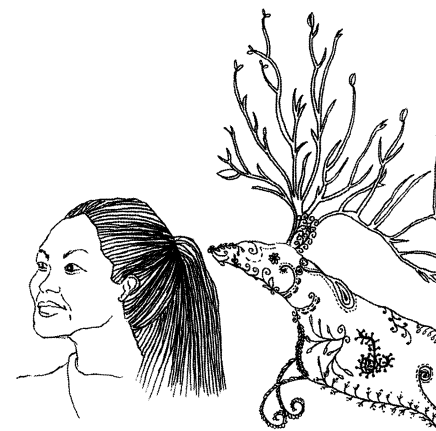
——蘇童

《額爾古納河右岸》，由遲子建所著，是第一部描述我國東北少數民族鄂溫克人生存現狀及百年滄桑的長篇小說，曾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小說語言精妙，以簡約之美寫活了一群鮮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溫克人，他們在種種現代文明的擠壓下求生存，在命運面前殊死抗爭，但是只能眼睜睜看着整個民族日漸衰落的萬般無奈。小說以小見大，以一曲對弱小民族的輓歌，寫出了人類歷史進程中的某種悲哀，其文學主題具有史詩品格與世界意義。

2. 長篇小說中的景物反映命運

遲子建和老舍

請以所學過的至少兩部作品為例，討論作者如何以自然現象的變化來隱喻人生人世的興衰沉浮。



選評引證作品：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

老舍《駱駝祥子》

論文首段

～巧妙地將題目中的要求換作「占卜師」的比喻，形象恰當地對題目做以詮釋，再由此引入兩部作品。

論文主體段(1)

～以一個比較分析的引言，帶入作品A中自然景物「月亮」的意象，開始第一個分論點的評析：自然現象的變化隱喻人世人生之無奈。

～列舉作品A中「滿月」和「殘月」這兩種典型特徵，並與書中人物的生活場景相對應，引例支持分論點。
～通過從滿至損兩種典型特徵的變化，從個人的命運上升至民族與文化的變遷，層次分明，對分論點的論述層層深化。

環境、人物、情節為小說的三要素。小說中自然環境的描寫有時是為了營造敘事氛圍，有時是為了暗示故事的情節發展，有時是為了對應或對比故事發生時的社會環境。很多小說家，喜歡賦予自然現象一個「占卜師」的身份，借助它的各種變化來暗示人類以及社會的浮沉起落。這種以通過描寫自然現象的變化來暗喻人生人世的興衰沉浮的手法，在當代作家遲子建描繪鄂溫克族百年興衰變遷歷史的長篇《額爾古納河右岸》和老舍先生展示二十世紀北平城市貧民生活慘況的《駱駝祥子》這兩部作品中，均體現得淋漓盡致。

首先，與這兩部作品的悲劇氣質相呼應，作者首先都通過自然現象的循環變化，來隱喻世事和人生命運變化的軌跡。特別在自然意象的選擇上，比如遲子建書中的「月亮」、老舍書中的「太陽」，二者都無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強烈的悲劇意味，從而更加渲染了小說自身的主題。比如遲子建在《右岸》中，通過對「月亮」圓缺變化的描寫，暗示了鄂溫克族整個族群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着的命運。在小說中，月亮以兩種形態存在：「滿月」和「殘月」。滿月出現的時候通常是鄂溫克族人們最快樂、幸福的時候，例如：當「我」和拉吉達成婚的時候：「我記得那是個月圓之夜，從希楞柱的尖頂可以看見一輪銀白的月亮」。它象徵着圓滿與美好，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也象徵着鄂溫克族茁壯的生命力。反之，半月的出現通常暗示着一種生命的缺失和傷感，營造出憂傷凝重的氛圍。例如在殘缺的「半月」映照下，妮浩為了救偷鹿的少年而「帶着個待產的孩子」激動起舞，因此而「失去了還沒有看到世界的光明，就向着黑暗去了的自己還未曾出世的孩子」。又如在全書結尾章節的「半個月亮」，更是暗示了歷經百年風雨，

鄂溫克族人和其文化由滿至損，殘缺不全。由此可見，作品中成功借助「月亮」的陰晴圓缺，折射了「我」和「我」的部落在圓滿與缺憾的不斷循環中邁出的前進步伐，生動而形象地暗喻了人的生命以及族群命運的無常變化。

在《右岸》裏，作者借「月亮」這一柔美溫潤的意象，貫穿全書來表達出作者心底的溫情與憐憫，符合女性作家特有的細膩手法。而我們研讀的另一位作家老舍的名作《駱駝祥子》裏，則是選擇了具有極大爭議性的自然景物「太陽」來表情達意，起到隱喻作用。太陽，既象徵着清晨和初始的生機勃發，又包含了夕陽西落的衰落與絕望，因此成為男主人公祥子坎坷命運的形象寫照。當太陽初升，其熾熱耀眼的景象，代表着剛進城打工的勤勞淳樸的祥子對於自身命運的滿懷憧憬：「紅中透出明亮的金黃來，各種顏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東西都非常的清楚了。跟着，東方的早霞變成一片深紅，頭上的天顯出藍色。紅霞碎開，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在天的東南角織成一部極偉大光華的蛛網」，作者用了色彩描寫、動態描寫和比喻來寫這種變化，讀者能夠感覺到，噴薄而出的不僅是天邊金色的光芒，也是生生不息的未來希望，是祥子的決心「要為自己掙出一個未來」。但是當書中的祥子歷經了多番苦難和重創，隨後出現的同樣是「太陽」：「太陽平西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頭掛着點金光。河裏沒有多少水，可是長着不少的綠藻，像一條油膩的長綠的帶子，窄長，深綠，發出些微腥的潮味。」作者借助色彩和嗅覺描寫，讓殘陽慵懶乏力的衰敗景象，將祥子最終悲涼的結局示意得一覽無遺。這太陽的一升一落，預示着祥子起落不定的一生，也暗示了在那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貧民人物永遠也走不出個人奮鬥沒有成功希望的悲涼宿命。

～通過一句話總結分論點中對作品A的分析，語言凝練，高度概括。

論文主體段(2)

～一句話過渡，引入作品B中自然景物「太陽」的意象，通過類比繼續論證第一個分論點，更具說服力。

～歸納作品B中太陽的「升起」和「西斜」兩種典型特徵，通過強烈的色彩和周圍環境的描述，使人感受到作者描寫下的人們生活的生機與衰頹，再次呼應分論點。

～分論點的小結：從個例上升至時代與人民命運的高度，點出自然現象預示宿命的變遷。

論文主體段(3)

～平行於第一個分論點，直接進入自然現象預示作用的第二個分論點：作品中描寫某一個特定時段中自然景觀劇烈變化的預示作用。

～例舉作品 B 中通過多種手法描述的天氣變化如何對應了人物的心理，如何形象地預兆出人物掙不脫的悲苦宿命。

～段落小結：自然氣候前後驟變的一日，如同男主角祥子戲劇化的一生。

論文主體段(4)

～用相同的「雨」的意象，承接上段轉入作品 A，不同的是考生

其次，作者也會通過描寫某一個集中時間內自然現象的劇烈變化，預示人物無法掌控的命運起伏。例如老舍在《駱駝祥子》一書中，以滿懷隱喻意味的犀利筆法，描寫了六月十五這一天內天氣前後的劇烈變化，此一章被認為是典型預示着主人公祥子痛苦與絕望的一生。作者用上了誇張和比喻的技法，寫到「地上像下了火」、「灰紅的天」、「鋪戶門前的銅牌好像也要曬化」，這是一個酷熱難耐的夏天中午，非常具體地展現在讀者眼前。此時的祥子雖然「已被黑暗的社會壓迫的喘不過氣來」，可是「見了座兒，他還想拉，……」，他「一聲沒出，喝了瓢涼水，走了出去」。從對祥子的心理描寫中我們能看到，他的心裏依然有着信念和勇氣，仍然在想用自己的勞動換取生計。可惜，緊接下來的天氣變化，則更加形象地暗示出了祥子一生都無法逃脫的無邊黑暗，他注定最終要墮落到這個病態社會最底層。作者寫到了風起，「路旁的柳樹忽然變成了天使似的，傳達着上天的消息」。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接下來帶給祥子的不是希望而是更深的絕望：「北面的天空出現了烏墨似的烏雲」，「南邊的半個天響晴白日，北邊的半個天烏雲如墨」。再來便是雨，先是「雨星」、「雨點」、「雨道」，然後是「箭頭」、「瀑布」，最後便是「一個水世界」。一瞬之間急轉直下變成暴風驟雨，車夫們的災難日。作者通過戲劇化的手法寫出了自然場景中的驟然突變，而祥子的一生就如同這戲劇化的一天，苦難和黑暗如影隨形，縱然在途中曾有過一絲希望，但卻瞬間即逝根本無法帶領祥子走向光明。造化弄人，令人唏噓不已！

同樣是對於「雨」的描寫，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作者寫到「我」的父親在離世之前的最後一次外出之日，跟老舍先生一樣把由陰轉雨的天氣變化比作了從悲涼到絕望

的人生衰落。如：「天變得更加陰沉了，深灰的濃雲聚集在一起，空氣很沉悶。」「我」的母親在雨還未降下之時就已感受到了不安，「母親抬頭看了一眼天，問我，你說這兩能下來嗎」？這樣令人壓抑的天氣，恰恰預示着即將到來的悲劇。之後，暴雨降臨，「雨大得就像丟了魂兒似的，四處飛舞，空中出現的不是絲絲串串的雨簾，而是一條條奔騰而下的河流了」。這誇張而又細緻生動的自然變化的描寫，似乎暗示着父親的難以逃避的死亡。但是書中讓讀者們十分驚艷的是作者寫到雨停之際「雨後的天空出現了彩虹。先是一條，很朦朧，跟着又出現了一條，非常清晰，顏色也濃」，以至於「我」、「我」的母親以至於「全烏力楞的人都出來看彩虹，大家被它的美給迷住了」。可惜，被安排好的命運走向屬於它的終點時，無論多麼美麗的彩虹也無法更改這注定淒涼的一切。於是，作者接着寫到「然而看着看着，有一條彩虹忽然淡了顏色，很快就消失了。另一條雖然形態還完整着，但它頃刻間變得陳舊了……，彩虹裏仿佛飛進了灰塵，烏濛濛的。彩虹的變色使大家的臉色也變了，誰都知道那是不吉祥的兆頭……。母親的臉上掛着淚珠，已經提前哭我的父親了。」這被作者特意一寫的某一日，大自然罕見的惡劣變遷早已預示了父親的結局。雖然在暴雨過後出現了象徵美麗希望的彩虹，但隨之而來的噩耗卻讓之前的所有希望都成了絕望的助燃劑。彩虹既是父親命運的預兆，也成了整個鄂溫克族命運的預言，作家通過這難以預測自然現象變化描摹出難以預測的人生命運起伏。

兩位作家在描寫自然現象的變化時，都運用了誇張、比喻、擬人、對比、動靜結合等豐富多樣的手法將這些變化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眼前。但在《駱駝祥子》中，作者

敏銳地發覺到作品 B 中更突出環境的營造而不是作品 A 中景象本身的可怖。

～細節描述，把生命的希望和死亡的悲哀通過自然景物彩虹轉換得遊刃有餘，並於最後再次點明分論點。

～展示實例之後的總括式的評點，具有提升份量的作用，帶出深入論說的色彩。

論文主體段(5)

～集中一個段落，以簡潔的語言對兩位作家和兩部作品的內容

和表現手法進行比較對照，支持總論點。

論文結論段

～歸結全文，以景情關係總體回應題意要求。

對自然現象的描述從某種程度上說旨在描畫出那個人間地獄一樣的社會環境，其中的嚴酷壓迫和摧殘如何令人難以忍受；而遲子建在《右岸》中對自然現象的描述，則更想要傳達的是對鄂溫克族人所崇尚的那種「天人合一」的自然變更規律和生命觀的敬仰。前者表現個體生命和社會現實之間的相互關係；後者探討族群命運和時代歷史變遷之間的互相影響。這樣深邃和寬廣的命題，借用長篇小說的文體形式加以表達，應該說是最為合宜的。

在篇幅浩大情節延綿不斷的長篇小說中，景，往往不僅是情之載體，更是將情推至高峰的手段。在《駱駝祥子》和《額爾古納河右岸》這兩部作品中，對於自然景象的描寫可以說無處不在地推動着情節的發展，同時也在很多微小之處表達着作者對於作品中自然現象的變化所暗喻的人生人世的興衰浮沉的深沉慨嘆，因而能給讀者帶來極大的衝擊並留下想像的空間，這是很值得讚賞的精彩技法。

【點評】

這是一道直接因應【評估標準 C】而設計的論文題。整個題目可以換一句話說，就是：書中所描寫的自然景物之變化，如何暗示及寓意了書中所展示的社會環境以及人物的命運？這種題目因為直切藝術表現手法的闡述，具備一種先天的安全性，三道之中值得列為首選。

讀完上文能清晰看到這位考生是如何細針密綫切題

而行的，從 A、B 兩部長篇小說中精選的篇章示例，劃分歸入在 A1、B1、A2、B2 四個主體段落中，全文依循：釋題、點題開頭段～(A1 / B1) + (A2 / B2)～兩部作品的比較分析段落～論文結論段，以這樣對稱均衡又步步進展、首尾和諧呼應的佈局形成整體安排。更難能可貴的是，對於兩書的選例，考生讓我們看到了其整飭之中有分別、區別之際有共通的獨特用心。如：鄂溫克人眼裏的「月亮」和駱駝祥子目中的「太陽」；再如：北平城裏的狂風暴雨和大興安嶺的滂沱驟雨。可以想見，在手上並無書卷可查，沒有作品在握的試卷(2)考場上，一切都只能憑藉學生平日對作品閱讀和熟悉的程度，特別是幾本幾十章回的大部頭長篇巨作。反覆細讀、精讀的日常積累，方能確保此刻不容多費時間、多加思考的選擇真正能達到精準、完整和詳盡的標準要求。論文需要持之有據，論據選擇自有優劣高下，來不得半點敷衍和馬虎的。很顯然，這位考生的筆下功夫，因為對作品諳熟於心而能從厚厚的長篇中摘取最典型、最精要的例子，因而在選例質量的考核上，得到非常令人滿意的充分肯定。

【遲子建】(1964-)

黑龍江人，是當代中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是唯一一位三次獲得魯迅文學獎、兩次獲得冰心散文獎、一次莊重文文學獎、一次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一次茅盾文學獎的作家，其獲獎文體包括散文、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等。

《額爾古納河右岸》，由遲子建所著，是第一部描述我國東北少數民族鄂溫克人生存現狀及百年滄桑的長篇小說，曾獲第七屆茅盾

我是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給看老了。

——遲子建

我生在北平，那裏的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兒茶的吆喝的聲音，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張色彩鮮明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地描寫它。它是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

老舍

文學獎。小說語言精妙，以簡約之美寫活了一群鮮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溫克人，他們在種種現代文明的擠壓下求生存，在命運面前殊死抗爭，但是只能眼睜睜看着整個民族日漸衰落的萬般無奈。小說以小見大，以一曲對弱小民族的輓歌，寫出了人類歷史進程中的某種悲哀，其文學主題具有史詩品格與世界意義。

【老舍】(1899-1966) ~~~~~

傑出的現代作家和人民藝術家。滿族，北京市人。1924年應聘去英國倫敦東方學院教中文，並開始小說創作。老舍一生創作了小說、戲劇、曲藝、詩歌、散文等幾十部作品，多取材於城市下層居民生活，成功地塑造了各種各樣的城市市民形象。善於運用精確流暢的北京口語，從容不迫地在飲食起居描述中表現人物，有濃鬱的市井風味和北京地方色彩，詼諧、幽默、風趣的藝術風格，被譽為「語言大師」。

《駱駝祥子》1939年出版，是其代表作品，以二十年代舊軍閥統治下的北平為背景，通過展現不同階層的生活面貌和各類人物的活動，組成一幅複雜豐富的社會圖景。故事集中描寫人力車夫祥子在黑暗社會的摧殘下，逐漸喪失生活理想，最後被迫走向墮落的悲劇，揭示了祥子的悲劇來自整個舊社會，從而控訴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黑暗和罪惡，宣告了用個人奮鬥來解放自己的夢想的破產。小說具有激憤的控訴力量和強烈的批判色彩，是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名作。

3. 長篇小說中的敘述者立場觀點

遲子建和嚴歌苓

請以所學過的至少兩部作品為例，討論作者如何通過對故事敘述者之立場觀點的控制來影響讀者對人物與事件的解讀。



選評引證作品：嚴歌苓《扶桑》

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

論文首段

～由名家名言帶入對於論題的解讀和闡釋，推出用作引證的兩部作品。

論文主體段(1)

～進入第一分論點的評析：作品A和B中敘述者「我」之設定以及作用。

～引入簡潔的兩部作品之間的比較分析。

論文主體段(2)

～在以上一段的比較綜述之後，單列段落評點作品A中「我」是如何引領和影響讀者的。

作家阿來說過：「小說家真正的能力是敘事。」小說是敘事的藝術，正如我們在課上學到的，它一直在引領讀者思索這樣幾個問題：說什麼（敘事主題）？怎樣說（敘事技巧）？為什麼說（語境）？和誰在說（敘事者）？小說成就的高低，深受作家敘事能力的影響，而敘事能力體現在作家對敘述者的選擇及對其立場觀點的控制。遲子建描繪東北大興安嶺鄂溫克族百年歷史的長篇力作《額爾古納河右岸》和嚴歌苓描繪一百多年之前遠渡美國謀生的華人血淚史的《扶桑》，在敘事立場和角度的選擇上，均充分展現了她們個性鮮明的敘事才能。

在我看來，作者對敘述者立場觀點的控制首先體現在對其敘述角度的精心選擇上；就這一點而言，遲子建與嚴歌苓的處理既相似，又各具特色，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更直觀地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直接以第一人稱「我」的角度展開敘事，「我」既是整個故事的親歷者、見證者，又是當下的敘事者；因此「我」自由地在小說情節的客觀敘述與主觀抒情中來回遊走。但在《扶桑》中，「我」這個角色是獨立於小說情節之外的，她像一個導遊或者說是說書人，隔着128年的時光凝望着歷史塵埃深處的美國唐人街這座舞台，舞台上來自中國的年輕妓女扶桑的故事一幕幕上演；而「我」則在幕間不時發出感慨和議論。無論是遲子建還是嚴歌苓，兩位作者在選擇小說的主人公時，都自覺地站在了歷史及文明進程中邊緣人物的立場上，這樣的觀察和陳述特別顯示着一種歷史的縱深感和厚重感。

《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敘述者便是身為最後一任鄂溫克族酋長的妻子的「我」。故事開篇就從「我」的講述中展開回憶：「我」回到「希楞柱」，坐在「狍皮褥子」上，守着「火塘」喝茶，「聽着嘩嘩的雨聲，看着跳動的火光」，開始

對雨和火這對老朋友講起了「我」成長的故事和在此過程中聽聞和目睹的鄂溫克民族百年興衰。這樣的安排讓讀者頃刻之間就成為了端坐在板凳上，全神貫注開始傾聽一部長長的精彩史書之演繹的評書聽眾。第一人稱敘述者的好處在於，在「我」開口的瞬間，讀者的閱讀感受就被轉化成具有強烈真實感和親和力的傾聽，讀者不再是冷眼旁觀的他者，而是被直接帶進了「我」所敘述的故事場景之中，這樣一來，小說的感染力和震撼性大大加強。同時，作者選取鄂溫克族最後一位酋長的妻子作為講述者，實際上有其用意，這是要把話語權還給那些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失去家園的弱小民族。與此同時，「我」這種獨特的身份和內部視角，決定了「我」對本民族文化的知悉，從而使敘述一開始就顯得真實而有力，讓讀者產生了好奇和期待。「我」是鄂溫克族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歲月變遷的親身見證者，親眼目睹了薩滿、神明、鄂溫克文化的衝突與消亡，更重要的是，在「我」的講述過程中，作家又常常借助轉述的手法，讓「我」在敘述中提到的一些人物，如：一些部落裏的其他成員尼都、妮浩、依蓮娜等，各自從他們自己的立場出發，去思考和講述，他們的視角和「我」的敘事視角交錯並行，敘事維度由單一變為多面，由綫狀織成網狀，極大地拓展了敘事視野、豐富了小說的思想內容和審美層次。如：作為讀者的我們，能夠由「我」從「我」姑姑伊芙琳的講述中，得知鄂溫克民族苦難深重的歷史和父輩的情感故事，在她的講述中，那些發生在更遙遠時空中的「鄂溫克人與異族的仇殺」、「獵人與狼的殊死搏鬥」、「饑荒、戰爭、政治鬥爭」等一一上演，這種時空的穿越、不同維度的疊加交織，加之在姑姑的講述中，對那些殘酷戰爭情節的生動演繹與美化，均營造出一種時移勢遷、瞬息與永恒

～段落小結：作品A中「我」作為講述者的效用。

遲子建用一部小說講述了一百多年的一場歷史演化，而另一位女作家嚴歌苓卻直接將眼光鎖定在了 128 年前的唐人街上，那兒上演着的中國最早一批移民們的悲歡離合，扶桑是其中的主角之一。她被拐賣、被拍賣、被蹂躪、被愛慕、被拯救，這個有着真誠溫厚微笑的名妓女默默忍受着命運的任何擺弄，如同她神秘的結局一樣留下一個神秘的傳說。小說中的敘述者與遲子建的小說相同，也採用了第一人稱「我」，但這個「我」卻是一個插入、旁白的敘事者：小說以「這就是你」徐徐揭開帷幕，「這個款款從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腥紅大緞的就是你了。緞襖上有十斤重的刺繡，繡得最密的部位堅硬冰冷，如錚錚盔甲。我這個距你一百二十年的後人對如此繡工只能發出毫無見識的驚嘆」。敘述者「我」是以一個全然旁觀者的身份來與「你」，也就是妓女扶桑，展開單方面的對話，對話的雙方相隔着百多年的時空距離，「我」隔着舞台向扶桑呢喃、傾訴、抱怨，但扶桑顯然是聽不到「我」的聲音的。再者，作為旁觀者的「我」，有時置身於 128 年前的唐人街，與扶桑咫尺之遙；有時卻立足於 128 年後的當下，幽幽傾吐內心的情懷，因此，由於「我」的存在，過去與現在、東方與西方就這樣被貫通聯結，使小說結構精緻複雜，極具深度。嚴歌苓顯然想要藉此引起讀者對扶桑以及「東方」命運的更深層次的思考，「因為一百五十年的華人移民史太獨特、太

~ 一句話過渡，轉入作品 B 段落第一分論點的評析：「我」作為敘述者的作用。

～點出與作品 A 相同中的差異：「我」之身份的不同。

～「我」在書中的效果和作用，以及對於讀者的影響。

～段落小結：做出總結性的評點。

論文主體段(4)

～兩句話比較綜述，引入第二個分論點：敘述者「我」的女性化立場。

～敘述者女性化的立場在作品 A 中的具體體現、效用和對讀者的影響。

～段落小結：總評敘述者「我」對讀者的感染和引領。

反思現狀的最佳角度，一座在 128 年的時空中來回穿越的橋樑。

其次，兩位女性作家在選擇文中的敘述者「我」之時，不約而同地都站在女性立場觀點上講述故事。作為讀者，我們不難看到遲子建與嚴歌苓的女性立場是最純粹、最原始的女性立場，故事的娓娓道來之間，充滿了一種女性的溫婉和親和力，給兩部小說的風格均抹上了一層親和中帶出感染力的獨特神韻。同時也使得「我」的講述外部行為減少，更多地反觀內心，使得作品具有更多的人文思考。如：《右岸》中便處處顯現着女性立場上對現實生活的細膩審視：無論是給予「我」最初記憶的「黑熊和馴鹿」；還是林克、達瑪拉等氏族成員之間相依相伴的親密關係；抑或充滿犧牲精神的「薩滿文化」和人們共同努力構築的和諧的生活氛圍。敘事者「我」帶着一種女性特有的沉靜的姿態出現於文本中，點點滴滴的凡人小事，透過女性溫婉口吻的訴說，讓讀者讀到的卻是豐富而駁雜的族群文化，人們即已明白「我」之於現實生活的種種思考，小至個人的感情，大到族群生存的現狀及前途，都讓作為讀者的我們透過「我」母親一般溫情的傷感，去體味鄂溫克族在生存與發展中面對的種種焦灼，一種當傳統生活的戒律被外來文明強硬打破時，本民族的文明面臨着滅絕危機之時，這種危機激發出來的敘述者天然的母性。作家遲子建和敘事人「我」在女性性別的意義上，用「清晨」、「正午」、「黃昏」、「黑夜」、「春夏秋冬」的自然節奏來配合故事的敘述時間，這正與「我」的女性生命經驗和命運遭際相符合，也與鄂溫克族的命運變化相符合。這一部長篇的閱讀體驗就像是作為這個民族部落的子孫後代，凝神靜氣地聽完慈愛的老祖母，為我們細細地講述了一遍整個部落的百年興衰歷史，

因為親切而倍感真切，因為真切而肅然起敬。

同樣，在《扶桑》中，「我」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從「一百六十部無人問津的聖弗朗西斯科華人史書」中提取出來的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數據或一串充滿因果關係的事件，而是一個「真正的，最原本的，有泥土般的真誠」的女性：扶桑。「我」所關注的是她在黑暗複雜的社會環境中所體現出的生命的韌性。她是「我」眼中的地母，最好的雌性，「她敞開自己，讓你掠奪和侵害」；她溫順謙卑隱忍，展現出一種包含「受難、寬恕和對於自身毀滅的情願」。站在女性的敘述立場上，「我」要極力讚揚的是這種獨特的女性苦難生存觀，是「竟意外成為紛亂俗世中的純粹」的扶桑。「我」以女性視角，將歷史上所有的苦難和不幸始終置於女性心理和情感觀照之下，也不斷地重新引導讀者們去解讀「販賣，欺騙，死亡，疾病，歧視」等等苦難，得出不同的感受。如果說在《右岸》中，「我」是鄂溫克族母性的縮影，那麼《扶桑》中的扶桑，則是整個古老中國女人的化身和東方文明的母性象徵。正如小說中「我」所敘述的「在那艘遠洋輪上，十七歲的克里斯突然懂了那一切。……任何自視高貴的女人身上的女性都乾涸了，女人便是陷阱，女人成了最功利的東西。克里斯在自己的社會中看到足夠的女性，早已乾涸的女性。這個海洋上的清晨他想，扶桑是個真正的、最原本的女性。」故事中「我」說到了當扶桑跪着時：「跪着的扶桑是個美麗的形象。……，她的寬容和柔順被這姿式鑄在那裏。她跪着，卻寬恕了站着的人們，寬恕了所有的居高臨下者。她跪着，用無盡的寬恕和柔順梳理這黑色的絞索般的長髮。這個心誠意篤的女奴是個比自由含義含蓄而豐富得多的東西。」凡是敏感的讀者，無人會不被「我」這樣動情的敘述、抒情和議論所打動，這樣的段

論文主體段(5)

～引入作品 B，評說敘事者的女性立場及其作用。

～用一個轉折假設句，順帶回點兩部作品之間的同中有異。

～回頭點題，說出這種立場的設定對於讀者的感動和啟發。

落文字已經不只是情節的講述，而是一種對於女性，最原始的東方女性、中國女性獨有特質的令人驚嘆的解讀和由衷的讚賞：當跪着並不意味着喪失和屈服，當跪着還能寬恕時，生命就已獲得了最高的自由與從容。隱忍、謙卑、甚至是麻木，西方人認為這是中國人、中國女性最沒有獨立人格的表現，然而讀過《扶桑》中「我」對於這種柔順和寬恕姿態的闡述，可以讓人幡然心有所悟，感受其中涵括了中華文明頑強不屈的姿態和綿長堅實的生命力。所以，「扶桑，她從原始走來，因此她健壯、自由、無懈可擊」。作品着力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以及致力闡明的主題含義都在此中了。

綜上所述，精心選擇的敘事角度和設定的性別立場，體現了作家對敘事者之立場觀點的控制能力，極大地影響和引導着讀者對書中人物形象及其意義以及故事中情節事件的解讀方向和深度，擴大了作品的思想和審美內蘊。正如當代一位西方名家所說「在絕大多數現代敘事作品中，正是敘事者的立場觀點創造了興趣、衝突、懸念，乃至情節本身」，這正是長篇小說的永恒魅力所在。

【點評】

這是一道屬於在考場上被考生選中機率很低的論文題，換一句話說其中顯示出的挑戰性太高。論題之中提示的切題方向包括了「作者—作品—讀者」三方兼顧，既要

說出作者是如何設定書中的敘述者；又要講明作者是怎麼精心安排和控制敘述者的立場和觀點；還不能不談到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作者的這種用心對於讀者對作品的解讀，形成了怎樣的影響。一般的考生見到這樣的論題，特別是在看清題目中如此多維度的設定和要求之際，大多選擇轉身而去，另就他題，這也是無可非議的。

我們難得看到以上這一位 HL 程度的考生，順應自身對於第三部分作品的研讀和掌握情況，大膽而慎重地選擇了這一道多維度難題，迎難而上，用了兩小時完成這樣一篇方方面面均很好吻合評估標準要求的漂亮論文。首先，我們注意到了這位學生的書單中有一本很少學校選讀的嚴歌苓長篇《扶桑》，這是一部引起過不少爭議的作品，不同評論家對嚴歌苓筆下塑造的十九世紀中葉流落到美國的中國年輕妓女扶桑的形象褒貶不一、各持一說。讀或不讀、用與不用，都在個人和各間學校的選擇之中，並沒有統一的規定。這位考生明顯成功地在考場之上，將自己個人的閱讀見解運用在了本篇論文的論述之中。其次，文中兩項分論點的設定（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角度；敘述者「我」的女性立場）真正做到了來源於作品之中，又高出於作品之上，是一種具有個性化特色的觀點的提煉，需要有良好的洞察力。近年來的全球科目評核總結報告中（IBDP Subject Report）一再提示和強調：語言 A 文學課程【試卷(2) 論文】的寫作，應當在激勵考生們能夠致力表現個人的原創性和洞察力方面多下功夫，這是個重要的亮點，因此而讓我們不能不由衷欣賞這位學生即場展示和發揮出來的個人良好見識。再次，考生的論述，在和同樣具有鮮明特色的另一位當代女作家遲子建名作《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比較中，做出了行之有效、中肯而又有說服力的對照分析，

論文結論段

~ 回頭點題，總結作家對敘述角度和立場的精心控制，對增強作品感染力和對讀者的影響上起到的不凡作用。

遲子建懷有素有的真摯澄澈的心，進入鄂溫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溫情的抒情方式詩意地講述了一個少數民族的堅強堅守和文化變遷。

——茅盾文學獎授獎辭

[illegible]

《額爾古納河右岸》，由遲子建所著，是第一部描述我國東北少數民族鄂溫克人生存現狀及百年滄桑的長篇小說，曾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小說語言精妙，以簡約之美寫活了一群鮮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溫克人，他們在種種現代文明的擠壓下求生存，在命運面前殊死抗爭，但是只能眼睜睜看着整個民族日漸衰落的萬般無奈。小說以小見大，以一曲對弱小民族的輓歌，寫出了人類歷史進程中的某種悲哀，其文學主題具有史詩品格與世界意義。

[illegible]

《扶桑》是一部大膽的情愛小說，描寫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20 歲的中國鄉間女子扶桑跟隨大批到海外謀生的勞工來到美國舊金山。為生活所迫，她只能倚門賣笑從事皮肉生意，卻也因此與美國少年克里斯產生了一段糾結的愛情，這愛情不僅淒迷，而且成了命運的挑戰。使得她在起大落落的波折中掙扎。神秘莫測的感情，錯綜複雜的衝突，一幅幅既柔情又慘烈的生動畫面由此展開。她從容地聽從本能的體認，以三寸金蓮走過一個又一個災難。扶桑的性格在作者如此刻畫下，有了非同一般的現代意義。

嚴歌苓的作品是近年來藝術性最講究的作品，她敘述的魅力在於瞬間的容量和濃度，小說有一種擴張力，充滿了嗅覺、聽覺、視覺和高度的敏感。

長篇小說類試卷(2) 模擬試題及寫作提示

一、請以你學過的至少兩部作品為例，說明作者是如何將個人的生活經驗與對歷史和現實的想像融為一體，體現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之中的。

提示：題目中提示的作者「個人生活經驗」和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想像」應該成為思考論文寫作立意的方向，可以從兩位作家的生活經歷和得天獨厚的生活積累入手，考察和討論這些元素如何在兩部長篇小說中經過了藝術加工，成就其中的人物故事，情節和場景。長篇小說創作如何體現其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特點，是完成這一篇論文依循的主線索。

二、當代長篇小說的創作越來越多地放棄了對傳統的統一性、集體性話語呈現的追求，轉向設定多敘事角度、多重人物對話。請以你學過的至少兩部作品為例，分析長篇小說的這種複調性特色。

提示：「複調性」是這一道論文題目中的關鍵詞也是難點，但請和上一句中的「多敘事角度」和「多重人物對話」結合起來，容易明白和理解。如果你研讀的長篇小說中涵括了這種敘事角度設置上的特色，可以在比較分析中細加討論，並請注意說出這種手法運用如何體現出與傳統的長篇小說創作不同的創新之處，其所帶來的特別效用何在。

三、長篇小說的作家，永遠不能放棄對深度和廣度的追求。請以你所學過的至少兩部作品為例，探討作家是如何體現這種與眾不同的特色的。

提示：這道題目屬於直接指向長篇小說文體特性的類型題，說難不難，很容易能找到切入點。但也正因此，考生在寫作之時有必要從眾多的章節裏精心篩選在兩位作者的長篇巨著中最具有

典型代表意義的實例，要能論證和說清作者如何在致力突顯主題的深層含義（深度）和展示社會現實的廣闊視野（廣度）方面做出的共同努力和採用的不同方法與藝術技巧。擬出大綱清晰列點之後，選例的合適和精準與否，會是論文質量高下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